

艾芜

艾芜全集 第18卷

日记 (1967—1982)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艾芜全集

第十八卷

· 日记 (1967—1982)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芜全集. 第18卷 / 艾芜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411-3883-6

I. ①艾… II. ①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867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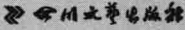
艾芜

AIWUQUANJI

全集 18 日记 1967-1982

RIJI 1967-1982

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
编辑统筹 郭 健
责任编辑 刘姣娇
责任校对 舒晓利 王 冉 汪 平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
封面设计 任 熙
责任印制 唐 茵 等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30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4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83-6
定 价 10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A I W U Q U A N J I

1967年	001
1971年	009
1972年	064
1973年	121
1978年	123
1979年	160
1980年	174
1981年	238
1982年	363

1967年^①

7月20日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的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这是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的文艺，也是否定了鲁迅的光辉成绩（鲁迅后期杂文共八本）。

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受到了干涉。

“写真实论”是批判过的，因而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广阔的道路”论，秦兆阳提倡的，受到了批判。

“现实主义深化”论，也是批判过的。

“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提倡过的，受到批判。

“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提倡的，受到批判。

“反火药味”论，未之所闻。

8月30日

人的活动本身，即是活动，是有兴味的，迷人的。即使在活动前，他不了解这个活动，或者了解了不赞成这个活动，不乐于参加这个活动，但他一旦参加了这个活动，他就乐于参加了。活动是有魅力的。

一九六四年，可能是秋天，我突然感到身体不自主地动了一下，也许是地动吧。即在这一两天内，我听见有两个年纪大的邻居，一个厨师，一个理

① 1965年底艾芜携家人离开了生活工作13年的北京，定居成都。1966年没有写日记。

发师，都中风，卧床动不得。这个中风是不是因地动的关系？

9月1日

摘录《八·二六炮声》^①专门攻击我的文章：

“在三十年代，艾芜就充当了王明的门徒、周扬的大将。在‘两个口号’论战时，他伙同任白戈、陈荒煤、沙汀一伙疯狂围攻鲁迅，鼓吹反革命的‘国防文学’，为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摇旗呐喊。他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声嘶力竭地叫嚷‘国防文学的提出，在现阶段文学运动上，无疑是再好没有的了’。他恶毒地攻击鲁迅，说什么‘怕还有人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不激烈，缺乏漂亮，不消说他是忽视当前的现实了’。他吹捧‘国防文学……能防卫中国，不致成为养肥敌人的牧场’。他以叛徒口吻向国民党反动派谄媚说：‘除了该教不知羞的汉奸而外，无论哪一阶层的作家，都愿意在文学这方面鼓励国人以共赴国难。’他向王明发誓：‘对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是衷心加以接受，愿意在这标帜下而努力写作的’。够了，艾芜的反革命狰狞面目，这不是暴露无遗了么？”

以上内容层层加码，扩大范围。说假话，乱引历史事实，牛头不对马嘴等等。

9月7日

1927—1937年(第三个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中国共产党单纯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毛泽东论文艺》)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同上)

“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

^① “八·二六”是“文革”中闻名于成都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成立于1966年8月26日。《八·二六炮声》即该战斗团的“机关报”。

败。把白区搞掉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中国革命推迟了十多年。这就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洋教条出发的缘故。他们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与音协负责同志的谈话）

这里指的是王明的领导，左翼的某些领导人，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的。

“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和其他群众。”（同上）

我们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就没有这样做。

“在现时，毫无意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上）

这种指示以前是不知道的。

在三十年代周扬是大力提倡现实主义的。

高缨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荣归》^①，说写劳动人民没有阶级感情是说得对的。

9月10日

（摘录上海《解放日报》社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略）

9月12日

中午，刘结挺^②、天宝同志到四区队三组座谈。刘结挺同志指示说：干

① 《荣归》系艾芜发表于1936年12月的小说。

② 刘结挺，“文革”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2年3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部情况，毛主席很关心，很清楚，除四类以外，凡是犯了错误，哪怕严重错误，只要不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都要进行教育。几十年来，凡是做了些好事，自己的问题要主动端出来。要相信群众，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实事求是的。最近外县还有人来调查，问哪一个指示是李井泉讲的，或是干部讲的。你们学习班有个同志回去，承认错误，群众反映很好。只要干部敢于否定自己，承认错误，群众就会肯定你。……整个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我们要看主流，不要只看到群众给你戴高帽子，挂牌子，下跪那些支流。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交代的要主动交代，交代后，还可以从宽处理。自己不交代，群众审查出来，以后就被动。生活问题不要追，自己想交代写个材料给学习班就可以了。主要抓政治问题……你们不要听小道消息，不要受社会上干扰……你们要给老婆孩子打招呼，叫他们不要在外面搞小动作。搞小动作，说不清，将来还要算在你们的账上……当权派不要插手群众组织，你们有的在群众组织中插了手的，要赶快洗手，交代清楚。（冯全志传达刘结挺同志的指示）

（摘录《林彪同志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语录，略）

我对于四川的两大派，就是从支流上看，而没有从主流上看。这是我栽跟斗的原因之一。

（摘录《林彪同志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略）

“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具体的分析。”这是江青同志讲的。上海马天水解释江青同志的话，说“她讲的阶级分析主要指的是各派别的政治纲领，是分析每个人的阶级成分。正是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一针见血的批驳中指出的。我所理解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是‘秋后算账’的观点。”（马天水：《我的检讨》）

看了以上的一段，觉得真说得对。我就是分析每个人的阶级成分，而不了解应看各派别的纲领。

“检查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动（重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

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四篇文选,138页)

“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见艺术要为人民喜欢听,高兴看才好。如何才能做到,这是要好好研究的。

9月13日

在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者,是拥护苏联,拥护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这是当时革命的或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主要思想。我读《新民主主义论》想起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我是拥护苏俄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封建的(如反对旧式婚姻),反对文言文的,热烈地用白话文写作的,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赞成劳工神圣的。

在第四个时期中(即从一九三七年起)“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新民主主义论》81页)

我用这个原则来检验自己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

(摘录《毛泽东选集》,略)

12月27日

最高指示:“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

一九六六年四月《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谈到三十年代左翼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说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一九三六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关于国防文学》,表示拥护这个口号。不久,在省文联召开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成都的文化界人士及川大中文系的师生参加),我发言说自己在三十年代是拥护“国防文学”的,承认当时我有严重的

资产阶级思想。

现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在报上发表了。这正如林彪同志所指出的：“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纪要》对于“国防文学”的批判是很正确的。去年《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纪要》的指示写出的。

一九三六年，左联已经解散了，我已不再是一个盟员，文艺界许多事情不大清楚，只是听说党委托某几个人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接着就有进步的刊物编辑要我写文章表示拥护。我自己参加过左联，对党的号召当然要尽力响应，全没思考一下，国防到底是要防卫谁的国家，当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口号，有利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而不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因为这个口号缺乏阶级观点，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领导。当时胡风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另一口号，接着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封公开信中，说这个另一个口号是他本人委托胡风提的。鲁迅先生是领导过左联的，我做盟员以前和以后，都是一直敬佩他的。再则，他在信里也说：“我说‘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然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以作为‘文章’取点稿费，并以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我当时觉得鲁迅先生说得对，就没有再写文章参加那一次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以后采取了两边刊物都投稿的办法，不介入他们的论争。

一九五七年北京文艺界进行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斗争，××和××等人竭力反对鲁迅先生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他们并不直接攻击鲁迅先生，而是把矛头指向冯雪峰。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还以为只是批判冯雪峰一个人，但从去年《人民日报》发表阮铭、阮若瑛的

《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穆欣的《“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才如梦方醒，恍然大悟。

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作协第十七次会议上，××大骂冯雪峰不该“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实际上是分裂了党领导的整个文艺事业”。××又说：“直到今年八月为止，我们一直以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手笔，现在雪峰承认了这篇文章是他起草的。”这次扩大会议，有数百人参加，冯雪峰、丁玲等人也是坐在那里的。会上的人听了，很为激动。参加过左联的楼适夷当场放声大哭。许广平接着××发言之后，哭着大骂冯雪峰。由于许广平是广东人，讲普通话不容易听懂，她讲得很激动，更不容易听清楚。再加我自己也被这一场斗争震惊，冷静不下来，只注意到许广平指着冯雪峰哭着骂：“冯雪峰你这个骗子，你欺骗鲁迅先生！”而在会后，全没有一个人谈到许广平发言的内容，只是个个人对冯表示愤怒。而且以后，再也没有看到那次许广平发言记录。我当时随声附和××和××等人，责备冯雪峰不该提这个口号来加深宗派的分裂，这样一来，就是间接攻击了鲁迅先生。因为根据阮铭、阮若瑛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所查核出来的事实，《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确实是鲁迅先生写的。

现在我要问自己的的是为什么会中别人的圈套？

第一，由于热爱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故对其他的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也表示相当的尊敬。同时，又由于受到了刘少奇“论修养”的毒害，养成了奴隶主义，对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人，变成了驯服的工具。我当时对左联的领导人，就是毫不怀疑，拥护他们的发言。第二，在左联时代，我是在冯雪峰、丁玲等人领导下工作过的（专跑工厂，做发展工人文艺通讯员的工作），而在××领导左联的时候，我由于拒绝过他给我的重要工作，我曾受到靠边站的冷遇。到了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左联领导人还在怀疑我会偏袒冯雪峰等人，因此，在中国作协第一次开会批判丁、陈、冯等人的时候，就首先要我发言，表示态度。开过机关大会的头一天，支部书记黄其云就来组织我发言，并审查我的发言稿。开会那天，是邵荃麟作动员报告。他报告完

后,就叫我发言,我讲完后就散会了,再没有第二人接着讲话。我很奇怪,全机关近两百人,为什么只叫我一个人发言呢。随即明白了,他们还以为我是站在丁、陈、冯那一派的。在反丁、陈、冯的过程中,刘白羽还亲自来我家(以前他是从来不来的)再次动员我发言,尽力参加批判。会上,在向冯进行集中批判的时候,好些人都要我发言,再加×××等人,怕我发言不充分,还供给了好些材料。作协党组负责人还审查我的发言稿,提过修改的意见(去年九月,中国作家协会的革命造反派,曾来信问我一九五七年批判冯雪峰的发言是谁向我组织,又经谁审查过的。我的回答,曾交王聚贤转交去的,并要求他留下一份交省文联文革小组)。第三,我在左联的时候,很不满意冯雪峰那种家长似的统治,曾经严厉地当面批评过他。第四,我当时最愤慨的是他们欺骗鲁迅先生,利用鲁迅先生对党的热爱。我被捕入狱的时候,左联为我请律师出庭辩护,鲁迅先生还出了五十元作为请律师的费用。这都是使我感恩戴德的。左联个别领导人欺骗鲁迅,不能不激起我极大的愤怒。由于有了这种愤怒的心情,当时就没有冷静下来,仔细思索一些问题。再加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对有些人的阴谋很不容易识别。

1971年^①

2月12日

我想起解放前的人们，也就是我小时候知道的人们，他们对于事物的因果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形而上学的，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形而上学的观点，表现出因果关系的神秘性，也可说是迷信。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是瞎子，原因在哪里，人们就说：“今生为什么瞎了眼睛，皆因前世吹了佛前灯。”又有人回答说：“是糟蹋写了字的纸。”这些原因，都是神秘的，没有道理。但为什么有人宣扬这种迷信，这是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愚弄人民，使其相信冥冥中有神有佛，能祸福人的。另一点，又利用人民没有读书的机会，不识字，使其相信字是神圣的东西，只有统治阶级才能掌握，你老百姓就算敬惜字和纸，由此也得尊重能受教育的人及其有教养的阶级。普通的人们忙于生活，没有时间来研究这些迷信是合理的还是愚弄人的。

这样说来，老百姓全是受形而上学的支配的么？那又不然。他们在生活中是在使用唯物辩证法的。何以见得？让我慢慢道来。

我看见农民编的箩筐，用处极大，既可以用来搬运各种粮食，又可以装粮食储存。箩筐都是用细篾条编的，既可以载重，又装着不漏，但箩筐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有时起虫，被虫蛀坏，有的又不起虫，可以用好些年。我问他们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他们说，冬天砍竹子划成细篾，编的箩筐就不

① 1968年8月，艾芜被投入成都北郊千年古刹昭觉寺临时监狱，关押至1972年3月8日。最初两年，只能写交代、检查，后两年可由家属在探监时送书进来。特殊背景下，本年日记大都是关于生活、文艺的哲学笔记与随感。其中《诗经》研读心得另归入作品类。

起虫，春天砍的竹子，编的篾筐就容易起虫。因此，农民总是冬天编箩筐。但有时来不及编，就在市场买箩筐。买的时候（旧社会，大都在初春的市集上买农具，如郫县安德铺初春一次的市集，叫春台会。新繁县清流场初春的市集叫木厂会，这都是一年一次。农民都在这样的会上买一年使用的农具）总是要问：是冬天砍来编的，还是春天砍来编的？他们只要冬天砍的竹子编的箩筐，但编箩筐的（这已成为专门的职业，编造商品箩筐），即便有箩筐用的是春天的竹子，也说成是冬天砍的。农民买了这种箩筐，用个半年就起虫了，只好认为晦气，上了当。农民对于箩筐的耐久性，能不起虫，是怎样认识出来的呢？就是他自己在生活中摸索出来的，比较出来的。开始不管冬天春天都砍竹子编箩筐，只要自己有空，都可以坐下来编，慢慢发现有的起虫了，有的没有，这种起虫的箩筐不能耐久使用，使农民大伤脑筋，非找出原因不可。于是把两类箩筐比较一下，慢慢了解起虫的是春天砍的竹子，不起虫的是冬天砍的竹子。这样一来，以后编箩筐，再不用春天砍的竹子。这是从实际工作观察、比较、研究出来，找出事物的真正因果关系了，因为它是符合实际的。但为什么冬天砍的竹子编箩筐不起虫，而春天却要起虫呢？到这里农民不去研究了，因为他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只管不起虫，就算了，用不着再追问下去。这是限于农民的实用观点。再进一步，是科学方面实验方面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哲学方面的问题，这是指科学的哲学，而非唯心主义的哲学），研究竹子在冬天，因天气冷或枯水，停止生长，没有什么微生物吸进它的体内，因而不会起虫。而在春天，天气潮湿，雨水调匀，万物都在生长，竹子大量吸收水分和地里的肥料，于是水里土里大量的微生物也随着被吸收了，竹子的转化力不能消除它，排斥力也不能排斥它，它便在竹子内发挥咬蚀的作用。明白了这种原因，把春天砍的竹子，用杀虫剂水浸过，也可以耐久使用。科学大量研究更多更彻底的原因，因而更能认识事物，更能控制事物，改造事物。

2月13日

（1）形而上学的宿命论，是封建地主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武器。但有的劳动人民就根据宿命论，进行各种的活动，如偷窃抢劫，还有的看破宿命论

的虚伪,就打破宿命论,进行武装革命。

(2)统治阶级对被统治者,就是使用形而上学来统治的。

(3)生活中有形而上学,有辩证法,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人就是要用辩证法来克服形而上学。

关于对立统一学说。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须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展。”(见《列宁全集》38卷240页)这说得很对。我看把对立统一的学说,加以发挥,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统一,一种是事物本身中的对立统一,即是本身中的矛盾,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另一种是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对立统一,而且往往不只同一种别的事物对立统一,还要同许多别的事物形成对立统一。在先前的哲学家,称后者的对立统一为联系,不说他们是对立统一的。我则认为不只是联系,也是对立统一的。不过,这种对立统一,有这种特殊情形,是一方依赖另一方,才能生存发展(如植物对土地),而另一方却并不依赖于它(如土地对于植物)。这期间,有斗争情形,植物同土地有矛盾,非土地不能生活。因此,植物生出枝叶等等,作为矛盾的工具,去征服土地,吸收其中的养分。这是一种斗争情形。另一种斗争情形,是土地含腐蚀性的东西多,也可以杀死植物(如昭觉寺的厨房流出的污水,汇集在外边一个小池里,池边一棵大菩提树,因而受不住酸碱水的腐蚀,走向死亡)。这种对立的统一,只有一方面的依存关系,但却又有双方的斗争。因此,我称它们为特殊的对立统一。又如人们在缺水的大山里生活,形成与大山的矛盾。这种矛盾,人可以避免的,只要人们迁到别的地方去生活,矛盾就解除了。但人们一定要在大山里生活,那就形成了依大山而活的对立关系。因此,可以称这种矛盾,是人们人为地去形成的。即是人们同大山有意地建立了对立关系,只是大山并不依赖人们而存在。人们依赖它,又敢于同它对立,敢于改造它,把远山上的水引来,改变无水的状态,这就是人们同大山的斗争,转化无益的大山,成为有益的大山。这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只是比较特殊一点,人们可以自由去建立这种对立统一,也可以用不着建立,避

开它就是。这也是人和植物不同的地方，人能自觉地主动地对待外事外物的矛盾关系，可以自由地建立对立统一（只限于对外事外物），或不去建立。

对立统一转化（黑格尔的学说）：

“凡被认为固定的东西的一切对立面，如有限和无限，个别和一般，都不是由于什么外部联系而成为矛盾的。相反地，正像对它们本性的考察所表明的，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转化。”这是列宁引黑格尔的话。（见《列宁全集》38卷248页）另外，又还引黑格尔的话：“保持肯定的东西于它的否定中，保持前提的内容于它的结果中，这就是理性认识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只需最简单思考一下就足以确信这个要求的绝对真理和必然性，至于谈到用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那么全部逻辑学都是由它们组成的。”（同上243页）从以上引的话看来，一切事物本身都包含有对立的矛盾，此其一；第二，这些本身所含的矛盾，都在斗争，不断地转化，而不是停止运动的。黑格尔认为这是他的重要的学说，认为全部逻辑学都是证明这个学识。我觉得一切事物本身中，的确是对立统一的，既包含了有限，也包含了无限；既包含了相对，也包含了绝对；既包含了偶然，也包含了必然；既包含了个别，也包含了普遍；既包含了肯定，也包含了否定；既包含了原因，也包含了结果；既包含了终结，也包含了开始……而且它们又不断地转化，即有限变为无限，无限变为有限……而且当有限变为无限时，无限中又含有有限，总之，它们是永远联系在一道，形成对立，形成斗争，形成转化。因为在对立中，是不平衡的，不是无限占优势压倒有限，就是有限占优势压倒无限。永远对立，永远转化，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本质。

对立统一转化的学说（古代哲人即已知道）：

我国两千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里面就有两层意思，一是一事物中，即包含有矛盾的东西，和它本身形成内部的矛盾。二是一事物中，即包含有矛盾的东西，会要向相反的方面转化。（见《老子》第五十八章）

在希腊二千多年以前，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就有对立转化的学说。列宁在《拉萨尔“爱非斯的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说：“在赫拉克

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是‘向对立而转化的规律’。”(见《列宁全集》38卷 391 页)

古代的哲人发现这些规律,是了不起的,但还是不够的。恩格斯说:“然而无论这种见解能怎样正确地抓住了现象的图画的一般性质,可是解释整个图画所构成的个别部分,则它实在是足够的。但若我们不知道这些个别部分,那么整个图画对我们是不清楚的。为了认识个别部分、详细部分起见,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其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取出来,按其本性、按其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加以分别的研究。这本来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 19 页)恩格斯的批评是非常对的,也启发了我们,要了解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才能把复杂的规律,变成更清楚的东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深刻地研究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2月15日

批判黑格尔的学说:

费尔巴哈说:“所谓思辨哲学家就是那样一些哲学家,他们不是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物,而相反地,是使事物去符合自己的概念。”(见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演讲录》)这一批评非常恰当,很准确地打中黑格尔的要害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称赞费尔巴哈“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点”。但是,尽管黑格尔的主要学说是这样的,但他同别的形而上学者不同的一点,是他力求研究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从客观事物中找出客观存在的规律、必然性、因果性等等。黑格尔认为精神创造了世界。因此,我们要去掉神祇唯心的一面,而抓住他唯物辩证法的一面。恩格斯说黑格尔是倒立的唯物主义,这是说得对的。

2月17日

费尔巴哈说:“‘那么存在和思维之间永远存在着分裂和矛盾吗?’是的,但只存在于头脑中,而在实际中这个矛盾早已解决了。诚然,它只是通过符合于现实而不是符合于你的幼稚的概念的方法来解决的,就是说,它是通过